

悄然无声◎著

蓝色爱情经典系列，演绎前所未有的阴谋与爱情，继《步步惊心》之后，精彩再度重现。

步步惊心

Pu Sa Man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悄然无声◎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菩萨蛮/悄然无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

2007.

ISBN 978-7-201-05321-9

I. 菩… II. 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3455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邮箱: 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北京蓝空印刷厂 印刷

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

字数: 150 千 印数: 1-10000

定价: 18.00 元



楔子

PU SA MAN

千万恨，恨极在天涯。

山月不知心里事，

水风空落眼前花，

摇曳碧云斜。

夜色已经深重，夜宴从梦中惊醒，掀开重重藕荷纱帏，玉水阁中的红烛，燃得已经接近了赤金烛台。青花缠枝的香炉中有淡淡细雾飘出，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佛手柑香气。

她无法入睡，隐隐地似乎有呜咽传来，那是一种压抑的、悲怆到魂魄里的哭泣，就好像失去了另一半生命的孤狼，哀伤已渗入骨髓。

夜宴静静地穿过长廊，顺着影影绰绰的烛光走到了西厢。糊着蝶影纱的窗子半开着，她站在阴影中，看见他枯瘦的手支撑在苍白的面上，烛火噼啪着映出痛苦的光影。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，滑落在他浅青色的衣摆上，晕出斑驳的泪痕。

他缓缓地伸出因为过度紧握而僵硬麻木的手指，静静地、轻轻地伸出，然后又缓慢收回。原来，被爱和憎恨所扭曲纠缠的那种难以忍耐的疼痛，已经在他们之间留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。

流岚，她的夫君啊，原来他和她一样痛断肝肠，原来他们都是如此痛苦。

可是她绝不放手，如果要拿一个人的痛苦来成就他和她的幸福，那不如让所有人一起来痛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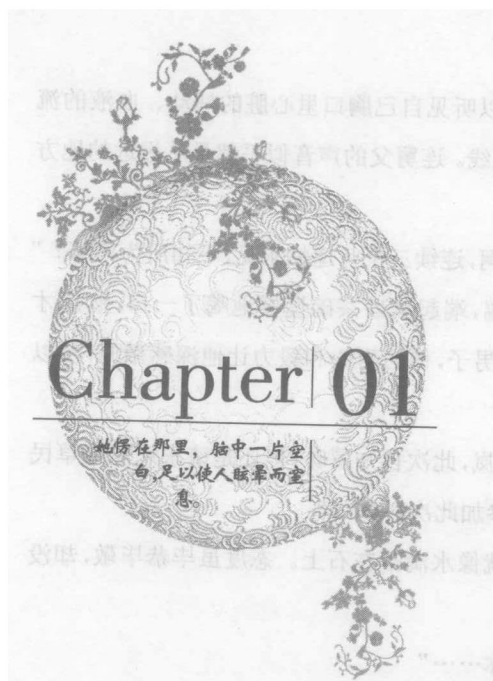
很长时间以来，夜宴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必然会被悲鸣而惊醒。许多时候她已经无法分清，是他的，还是自己的。每个夜晚都是这样重复着，即使是最高级的佛手柑也无法把他们带入安眠的梦境，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苦痛啊！

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他还在自己的身边，即使痛苦她也甘之如饴。这一生一世他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，都只能在自己的身边，他别无选择。他的心不在自己身上也没有关系，最起码她得到了他的人。

夜宴轻笑着转身，迈下台阶，天际云遮雾掩一弯朦胧月牙，庭院中花香四溢，浓光淡影，稠密地交织重叠着，笼罩在一片银色的光晕中。夜宴突然觉得脚下一阵寒凉，低头看去，原来她走得匆忙，忘了穿上丝履。

在这个沉郁暧昧的夜晚庭院中，看着自己的赤足，夜宴的意识出现一种迷离，难以抑制地忆起尘封许久的流光岁月。





永历四十六年，初春。夜宴随舅父夜玘端远居幽州已有九年。

这天阳光明媚，碧草青青。夜宴呆在沉闷的书房里，依旧能感觉到清平侯府墙外的新枝，闻到流溢的馨香，听见远处雀儿鸣叫的声音。她终于受不住春日的诱惑，骗过了教书先生溜了出来。

舅父的书房就在旁边，心中虽然兴奋、紧张，却也只能尽量放轻脚步。可路过时，依然觉得脚步声如同山响。夜宴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，于是干脆脱下金丝绣鞋，用手提着，只穿丝质足衣，想迅速地穿过。

书房的雕花窗是半开着的，夜宴仿佛鬼使神差般地偷瞄了一眼，让她不禁停了脚步。房中一抹青色的身影，好似天上的浮云。夜宴望去的时候，他正好抬起眼，似笑非笑，流露出一种儒雅而温柔的美丽，眼睛漂亮得仿佛夜色。她停在那里，脑中一片空白，他的美丽足以使

人眩晕而窒息。她似乎可以听见自己胸口里心脏的搏动、血液的流动,这种安静眩惑着她的视线。连舅父的声音似乎都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,在耳边空洞地回响。

“年轻人,你很有毅力啊,连续三个月递帖求见,不知所为何事?”

书房中,清平侯夜玘端,端起紫砂茶碗慢慢地喝了一口,然后才看向面前站着的这个年轻男子,他的耐心和毅力让他深感敬佩,所以破例给了他一次机会。

“侯爷,草民名叫谢流岚,此次自知冒昧,但还是请求您能给草民一封引荐函,让草民可以参加此次科举。”

谢流岚清越的声音,就像水滴落在石上。态度虽毕恭毕敬,却没有一丝的谄媚卑微。

“哦?引荐函?难道你……”

“草民之祖父,因触犯律法而削职流放。”

“哦,原来是犯官之后。”

夜玘端优雅的眉不禁蹙起,不仅为谢流岚的身世,也为窗外那抹窈窕的身影。

这个时候她应该在读书才对,为何跑到书房的窗外偷窥,难道……夜玘端再次看向面前儒雅英俊的男子,雪白的额间,川字的纹路十分清晰。

“侯爷,家祖有罪,所以草民希望能为黎朝尽心竭力,以赎其罪。”

谢流岚有些紧张地看着太师椅中安坐的男子,却不知那男子的心里其实并不平静。

清平侯夜玘端原是夜氏宗亲,因敬国公夜无年膝下无子,见他才华出众,便过继了来,接下了夜氏家业。几十年来夜氏长盛不衰,更加



荣贵当时。

谢流岚本以为见到的肯定是位有威严相貌的长者，可是谁知道，权倾天下的清平侯夜玑端，竟然是个美男子。如果不是岁月留下的细细纹路，和冷漠得毫无感情的眼神，会让人以为看见的只是一个清冷的翩翩公子。

“抱歉，年轻人，恐怕我帮不了你，你要知道举荐犯官之后是很危险的，如果你日后有任何闪失，我都无法洗脱干系。”

夜玑端的眼角已经没了笑意，并且掺杂着几分无法掩盖的冷漠，但其中既没有阴沉的感觉，也没有因为谢流岚的身世而流露出鄙视。

黎朝律法，凡犯官之后三代不得及第为官，但如有才华出众者，只要持有三品以上官员的推荐函，就可直接参加科举。但此间如有任何差池，其人和举荐人都会受到重罚，所以自开国以来极少有人甘冒风险为犯官之后举荐。

其实这件事对夜玑端来说并不算什么，他虽然被变相贬到幽州，可是夜氏多年的根基并没有因此产生丝毫动摇，相反倒是多了几分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的意味。南来的官员们都会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，一定要拜会清平侯。于是，无形之中，幽州清平侯府和都城镜安相对，成了除皇宫以外的机要中枢。

但在这个夜氏和皇室不和渐露端倪的时候，冒险为犯官之后举荐，无论如何都是不明智的。

“侯爷，草民也知道此事有些强人所难，可是草民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差池，之所以求助侯爷，也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而且……”

谢流岚见到夜玑端的态度，心里已有些微凉。他知道要说服清平侯为自己一个毫无身份背景的人举荐并不容易，但谢流岚还是不死

心，仍然想为自己争取最后一次机会。作为犯官之后，他从小就清楚地知道，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。

可是，夜玑端冷冷的一句话，打碎了他全部的希望。

“不用再说了，来人，送客。”

书房门被打开，夜宴听见迈步走出的声音，然后那人转过回廊，瞬间相对而立。廊外吹来阵阵清风，将她披散在肩头的发丝吹得飘飞，也将他的青衫吹得微微作响。湿润的空气抚摸着肌肤，就像他的人一样清爽得仿佛一直能渗入五脏六腑。

他的服饰已经十分陈旧，颜色被洗得发白却无法遮住他的一身光华。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的眼睛，神的眼睛太过无情，人的眼睛太过阴暗，而他的眼中只有那似水的多情，让夜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晕眩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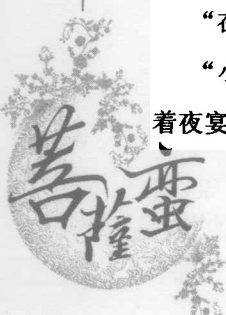
谢流岚则是眼前一亮，然后又微微愣住。迎面而立的清秀女子，清瘦的身姿，一身华丽的白色绣金长裙，手中却拎着金丝绣履。不合礼数得好似山野村姑，却又和她的高贵有着奇异的融合，她看着自己的眼神中竟有些寂寞的温柔。

看着面前这个像水一样剔透温柔的男子此刻难掩的失落，夜宴于是开了口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这突兀响起的暗哑声音，让谢流岚想起刚刚在书房中见过的紫砂茶杯，并不光滑的手感，有着细细的磨砂，可是却细腻得仿佛盈润到心脾一般。

“在下谢流岚。”

“小姐。”谢流岚身后的仆人，似乎察觉了场面的异常，躬身提醒着夜宴。



府邸的佣人都对她的身份守口如瓶，此刻的谢流岚也正在猜测，因为据他所知，清平侯并没有子女。

夜宴似乎才察觉到自己的异样，不慌不忙地放下手中提着的丝履，穿上后，从他的身边擦肩而过，一瞬间他们似乎闻到了春日 and 煦的气息。

书房中，夜玘端坐在红木案后的太师椅上，双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，面前摆着一套紫砂茶杯，刚刚沏好的茶冒着轻薄的水汽，紫紫绕绕。

“舅父。”

“夜宴，怎么了？”

夜玘端看着推门而入的女子躬身行礼，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薄唇向上弯起一条优美的弧线，细长的眼角上出现了几丝纹路，虽然掺杂着几分无法掩盖的孤独，却依然有着夜氏特有的优雅。

“请您帮帮他吧，舅父。”

“刚刚你站在窗外偷看了，是吗？”

他说话时的神情非常淡漠，如同冬末的梅枝上未化的最后一捧雪，可是她却能品味出其中的严厉。

“是的。”夜宴顿了顿，还是说了下去，“其实，不过只是一封推荐函而已啊。”

“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想要帮助他？”

“我……因为我喜欢他。”

她微微喘了一口气，平静地回答，也许正是这种平静激怒了他。紫砂的杯子，从她的耳边飞过，摔在墙壁上，四分五裂。案上的茶水浸

湿了上好的云纹宣纸，那些纸张吸食着水渍迅速地饱和，涨出了大片的褶皱。

“难道你忘记你母后的下场了吗！”

夜玑端的目光像针一样尖锐，但夜宴知道他心里也一样难过。这些年苦苦支撑夜氏的他，如今也只剩下夜宴这唯一的亲人了。

“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母后的血在我身上流淌，舅父。”

夜玑端因为愤怒而睁大了的阴冷黑眸，透过怒火燃烧起的潮湿的朦胧，看着面前的女子。

她并没有承袭她母亲的绝世美貌，可以说，她的模样实在是瘦弱得让人怜惜。尖尖的下颚，仿佛透明一般的肌肤有着血色尽失的苍白，额角上的淡蓝色血管由于他的怒火而紧张地一跳一跳。还有那双眼睛，幽暗的重瞳，仿佛是可以映出一切罪恶的镜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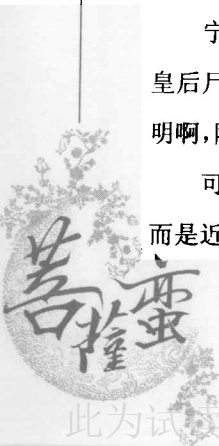
“夜氏的血液中，生来就带着疯狂。”

她听见自己沙哑的嗓音在空气中缓缓摩擦，这是母后去世的当日，她的父皇——当今黎国的天子凝舒所赐的一盏万艳窟落下的病根。当时如果不是舅父及时赶到，恐怕年仅七岁的她已经死在宁夜宫中了。

夜宴还记得，那日天空好像漏了一个窟窿，大雨滂沱而下。

宁夜宫中，夜玑端跪倒在黎国天子的脚下，悲泣地指责：“皇上，皇后尸骨未寒，您就要背弃当日对我夜氏的誓言了吗？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陛下！”

可是，让终年冰冷的凝舒改变面色的，并不是满天轰鸣的雷声，而是近乎诅咒的一句话：“您要是执意赐死夜宴公主，皇后的魂魄就



会永生永世在您的身旁悲鸣！”

“滚！带着这个孽障，一起给朕滚出镜安！”黎帝凝舒再也忍不住了，拍案而起，把心头多年的积郁吼了出来。

于是她的舅父被贬到幽州，现在的她，只是一个庇佑在外威强大权势下，被自己的父皇所厌恶和遗弃了的公主，这是黎国皇室众所周知的秘密。

其实，夜宴并不在乎，从出生那刻起她便知道，自己不过是一场畸形爱情的赠品，这场爱情让整个黎青王朝上演了一出血腥的屠杀。

一切的起因，缘自许多年前九月初九重阳节的皇家宴会。正值落花时节，庭园中白衣少年抚笛而立，仙姿秀逸。一曲笛声，幽幽荡怀。当他抬起花之精魄一样的眼睛时，蒙着淡淡烟雾霏霏的秋菊花瓣上沾着的晶莹露珠，都好似为了得到他的垂青而在轻轻啜泣。

这近乎妖艳到绝色的少年，让当时已是太子妃的夜宴的母后——夜氏唯一的女儿夜凤凰，难以忘怀，如痴如狂。

如果那个少年只是普通的伶人，所有的一切便不会发生，可他恰恰是太子凝西的胞弟，只因生母身份卑贱而备受歧视。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近乎侮辱的一次吹奏，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宫廷的血变。

为情痴狂的女子平静地跪在自己父亲的面前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父亲，我要凝舒，不然我会死。”

那时官拜中书令，封号敬国公的夜无年，看着自己唯一的骨肉至亲，最后只是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冤孽。”

然后，在夜氏滔天权势的支持下，南王凝舒杀害了自己的兄长——太子凝西，逼迫先皇退位，对外称其暴病而亡，而他则坐上了黎青皇朝第十三代君主的宝座。

在鲜血铺就的登基大典上，她成了最有权势的女人——凝舒的妻子、黎国的皇后，可是唯独没有得到的就是夫君的爱。

是的，他不爱她，自始至终都没有。他爱的是另外一位青梅竹马、陪伴他走过艰难岁月的女子。她没有皇后那样如火焰般的美丽，没有高贵的出身，可是她很温柔也很善解人意，最重要的是他们两情相悦。

后来这个女子暴毙而亡，据说死的时候七孔流血，惨叫了七天七夜，最后是凝舒不忍她再受折磨，亲手结束了最爱之人的生命。

当日，在黎国皇后达到目的的满意笑容中，一个名叫夜宴的公主出生在宁夜宫中。

从她有记忆以来，自己的父皇从没有踏进过宁夜宫，母后日渐憔悴的面容，像烙印一样刻在了她的心底。

菊花开菊花残，母后整日披散着长长的发，只是坐在梳妆镜前，痴痴地等、痴痴地想，可那同仙人一样美丽的男子，也有着和仙人一样冰冷的心，他从未再看她一眼。

又是九月初九，金色的菊花盛开的时节，她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，生命之火弥留之际，她凝视着远方，喃喃着的只有一个名字：“凝舒……凝舒……”

可是那个让她倾心相恋的男子，至死都没有再看她一眼。

他极度恨她，以至于在她死后的第一时间，就要赐死她唯一的骨血——夜宴。

想要忘记却又无法忘记的过去，再次迸发出新的痛楚。他们仿佛听到，魂魄在一个未知的远方痛苦地呻吟。过去的记忆不断地涌现，



捆绑住身体的每一寸骨肉，甚至令人有窒息的痛苦。夜玳端突然注意到，夜宴那长长的裙摆上所绣着的浅金色万寿菊花，正是自己的姐姐——她的母亲生前最爱的花朵。

他们彼此凝视着，仿佛划开了各自的伤口，令旧日的伤疤再次渗出鲜血，夜玳端因为某种难以言喻的痛楚而低垂下了眼帘。

他常常会想，这个姐姐唯一的女儿，这个一向单薄、恣意的夜氏唯一的血脉，生于畸形的恋情之中，长于为爱恋所疯狂的女子之手。她的身世和血统，是不是注定了她会变得一样疯狂？

“我喜欢他，舅父，就算为我，您帮帮他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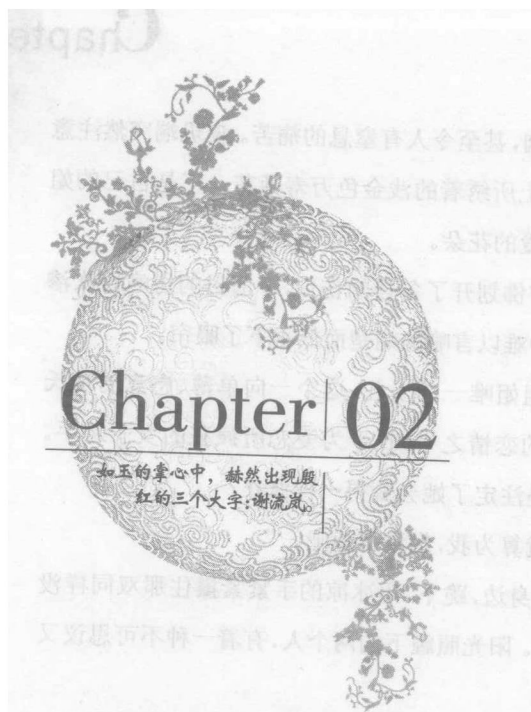
夜宴缓步走到他的身边，跪下，用冰凉的手紧紧攥住那双同样没有什么温度的苍白之手。阳光照耀下的两个人，有着一一种不可思议又近乎相似的透明感。

夜玳端的目光中有着无奈的怜悯，低头沉思了一下，然后把沁湿的纸扔到一旁，重新在干净的纸张上提笔，用蝇头小楷很端正地写了一封书信，最后盖上了印章。

“我会叫人给他送去。但是夜宴，我要提醒你，如果他没有功名在身，为了夜氏，你们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舅父，您说过，我们夜家的人，眼光一向很准。所以，我相信他一定能金榜题名。”

“我老了，已经不知道还能再活几年。而你今后的日子还很长，我希望你考虑清楚，有些事做了就不能回头，即使你以后肝肠寸断，只怕也没有反悔的机会。”



夜宴依照夜玳端的嘱咐，只是让仆人把书信带给了谢流岚，自己并没有再见他。

也许是出于对自己身份的骄矜，也许是出于对自己血脉里延续的疯狂而害怕，未来既然充满了变数，夜宴认为不见他或许就能忘记，这样也会给彼此带来另一条出路。

三月十五日，按照惯例，是夜宴去清凉寺为夜玳端拜佛祈福的日子。

马车平稳地走在路上，夜宴的心却系在了夜玳端的身上，这几日舅父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每到夜晚身体就会发热，昨夜又是烧得一整晚都无法安歇，直到她出门时，方才睡下。早晨的阳光透过多宝格轻轻地洒落在舅父的身上，那面色异常苍白，如果不是睫毛随着呼吸而抖动，就好似……

骤然停下的马车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小姐，前面有一个书生挡路，说无论如何都要见小姐一面。”侍卫在车旁回禀。

夜宴的心莫名地一紧，没有任何缘由，潜意识中已经知道是他。

“带他过来吧。”

“小姐，在下谢流岚，冒昧叨扰还请见谅。”

透过车上的竹帘，她看见他还是那袭青衣，只是衣摆上似乎多了些尘土。柔和的音色，举止优雅而有礼。

夜宴没有出声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只觉得春风拂过，吹皱一池春水。

“在下此次前来，只是想感谢小姐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在下绝不会忘记小姐的恩德。”

他似乎有些疲惫，连说话都有些喘息，可是帘帐恍惚，她无法看得真切，心似被热油煎了一般，难掩一阵烦乱。

“你今日还有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愣了一下，他方才回答。

“如不嫌弃的话，可愿陪我去趟清凉寺？”

不合礼数的要求，让他和一旁的侍卫都是一呆，那年长的侍卫已经轻唤出声：“小姐。”

“无妨，只是去一趟寺庙而已。你上车吧。”

“小姐！”

侍卫又是一声惊唤，她还未出阁，孤男寡女共乘一车，这是在贵族夫妻间也难有的亲密。

“好了，继续赶路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马车很宽敞，两人的软座间还有一个小巧的茶几，上面放有青瓷描花的茶壶和茶碗。仔细才能看出，那小几上，按着底座的形状挖出了凹槽，茶壶茶碗镶嵌在里面，即使马车晃动也不会使它们滑落。

打量完车内的摆饰，谢流岚的视线无可避免地落到了对面的女子身上。

今日的她似乎和那日便服有些不同，嫩绿到近似浅黄色的衣裙，一把青丝挽起，那金镶玉步摇上的蝶翅，满饰银花，镶着精琢的翠玉串珠，长长垂下，随着马车轻轻摇摆。

夜宴看向他的时候，依旧是毫不回避，直直地仿佛要看到他的魂魄中。

此时此刻，谢流岚方才看到她长长刘海遮盖下的左目，竟是重瞳。

“你一早就在那里守候？”

夜宴的目光扫过他的衣衫，上面除了尘土似乎还有未干的露水。

“啊，是。听说小姐今日会去上香，清早就特地等在这里了。”

被她如一潭清泉般凛冽的眼睛盯着，谢流岚的心似乎偷偷地漏跳了一拍，竟不能回避，只是静静地回视着。

用淡银色的线绣了精致昙花的衣袖下，纤细修长的手指拿着绢帕递了过来，他心中一惊，身体微微后仰，背已经靠在了软垫上，却不敢接过。

“看你满面的尘土，擦一擦吧。”

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带着些冷凝，神色依旧。

